



扫描二维码“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渭南

## 追忆

◎ 柏峰



耕堂晚年，足不出户，闭门读书，写出了不少的读书笔记，十分精彩。读书笔记，古已有之，比较厚重扎实的是清代经学家顾炎武的《日知录》，涉及经史子集和山河地理乃至风土人情，一字一句，究其根源，文字有长有短，篇篇皆有出处，令人读一则就有一则收获；文字学家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学问功夫与顾炎武比肩。至于当代，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中西文化互证，自然不凡——无论是顾炎武还是王念孙、钱钟书先生，大抵秉承朴学传统，离不开考证考据，一字一句，皆有来历，所成文章，论述精当，知识荟萃，“浓得化不开”，没有多少年苦读，不能明其究竟。而耕堂呢？读书笔记没有沿着这条道路行走，而是借着读书来写人，并不深究学问，以读书为引端，回忆心灵里不能磨灭的人和事——耕堂的《忆梅读〈易〉》就是这样的篇什。

这种读书笔记，读来很是轻盈，对于读书，几笔带过，重点是

在叙事写人方面。他读《易》，取其《易》的“易”，易者，变化之意。易所言的变化，大到天地，小到万事万物，不居于常，“苟日新，日日新”，这是世间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而耕堂取“易”，是隐喻其情感变化，在《忆梅读〈易〉》这篇文章中，耕堂先由回忆当年在“牛棚”岁月里遇见“旧同事”，而这“旧同事”对他不错，“比较宽厚”，有一次，耕堂对这位“旧同事”说，想写一篇小说，首句是“梅，对我是无缘的”——这位“旧同事”不以为然，认为“这样开头的小说太多了，有什么新意！”而那时候，还真不是静下心来写小说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生死大事，家破人亡的问题”——在特殊年代，忽然有这样“带着浪漫意思”，显然不合时宜。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耕堂写了《病期琐事——太湖》，写到他曾经在一九五八年，在大箕山养病时，三次去无锡的梅园访梅，都没有看见梅，只看见了“满园落泪一样的梅花”，所以，才有了上边这句话“梅，对我是无缘的”——文章到这里才进入正题，却笔锋一转，由梅说到人：“事实是，梅对我是有缘的，是我负了心。”

梅是他的学生，“就在地答应和我缔结同心之时”，“也只是在延河边上，共同散步十分钟而已”，“临别时，连她的手也没有握一下”……后来，在晋察冀，偶尔见过面，“都不好意思再说话”，进了城，梅的爱人有朋友和耕堂比邻而居，遇见了几次，其中一次，在征得老伴的同意之后，会见过梅，“她丝毫没有表示怨恨”，耕堂就想，“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变化，才促成她目前的幸福生活”。耕堂

的妻子去世后，梅曾经“托人把她的已经失去丈夫的妹妹介绍”给他，耕堂没有答应。直到梅的爱人也去世了，梅派她的弟弟“通知了这一不幸”，她弟弟试探说：“如果再找老伴，最好找一个过去有过一段感情的人”，耕堂拒绝了，说“爱情与青春同在，尚且有时靠不住，老了，什么也谈不上了”。行文至此，耕堂引用了太史公的一段话，“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又引《易》曰：“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结束了回忆与梅的感情纠葛与往事。文章的最后，议论道：“后面两句话，是《易经》原文，也能懂得，但做起来就难了。实际是常常反其道而为之。因为这是现实，有时不容你选择。有时你会自愿这样做，等到醒悟过来，人已经老了，或者要死了”，戛然而结。

耕堂的文章，向来言简意重，寥寥数笔，人物便活灵活现，又善于剪裁，挑选最能感动人的几个生活细节来记叙人物，不大浓墨重彩，不把文章做足，只是淡淡若流云若微风，留下很大的艺术空白——鲁迅先生很是赞成用白描的艺术手法来写人物，在耕堂这里，甚是得白描艺术手法的真谛。有句俗语，“文似看山不喜平”，还真是这样。耕堂很会写文章，深得文章三昧。这篇读书笔记，实际上应该是一篇精彩的叙事散文，一波三折，起起伏伏、远旋低回，但是不觉得其枝蔓也不觉其入题不能开门见山——开门见山，固然有其好处，直截了当，昆仑秦岭易于分辨。然而，此类文章不若如此写法，古人称之为“烘云托月”，先将云儿“烘”起来，再慢慢接近主题，

“月”便分外明亮。当然，这两种写法，各有千秋，不能一概而论，关键是看要表达何种意蕴，曲折之情还是后法为妙。

说到梅，正如耕堂所云，北方很少见到，早春时分，惯常看见的倒是杏花，他以为“杏花开放，是北方田野最美丽的点缀。一片火红，灿烂夺目”——然而，杏花毕竟不是梅，梅是梅的风姿，梅是梅的丰韵——在我的印象里，少年时代，几乎没有见过梅，中年以后，才见到了梅，是在秦岭的深山里，一座山谷，开遍了梅，就像从冷硬的枝梢上渗出来的鲜血，一点一滴，灿开，芳香氤氲了整个的山脉……

耕堂云，“梅，对我是无缘的”，这句话，是这篇读书笔记或者散文的内在的主旋律，伤感而低回，“无缘”便是“有缘”，世事如“易”，“醒悟过来”，才有了这等有文字，除过耕堂，谁还能够再写得出来呢？梅也应该知足了——太史公说孔子晚年喜欢读《易》，人，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才能体会《易》的道理，所以，“韦编三绝”，追忆也是十分美好的，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从这个角度研究我国古典文学，翻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能不美好么？

柏峰：陕西蒲城人，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文艺理论与批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论中国散文精神》及散文集《柔软的心灵》《星垂平野阔》《空山新雨后》等20余部著作。曾获第四届、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第三届柳青文学奖散文奖等。

## 掠过麦田的目光

■ 李逸文

把我的希望和梦想  
凝聚成一束锐利的光  
掠过军阵似的麦芒  
像飞过硝烟弥漫的战场  
我并不想对着生命开枪  
我不是铁石心肠  
这是一片粮仓  
只需要放哨站岗

我只是守望  
只让目光在麦田里游荡  
也不惜让已经闻到的香  
沉醉肺腑丈量

太阳的光芒  
拍打我的肩膀  
风好像不离不弃的乡党  
轻轻地抚慰我的胸膛  
而我挺直着脊梁  
就像刚刚打了一场胜仗

不需要太多的想象  
是我自觉走进了这个战场  
已经找到了主攻的方向  
甚至我没有多想  
我知道战斗不会太长  
眼前已胜利在望

掠过麦田的目光  
仿佛把我的形象  
当作胜利者的模样  
赞歌 我要唱  
而庆贺的酒啊  
也要喝得淋漓酣畅

## 叶鸟之歌

■ 赶阔

叶为鸟  
鸟就可以唱了  
唱出树的情柔  
唱出根的花朵  
它那埋在土中的浪漫  
终于被阳光听到

鸟为叶  
鸟就可以安睡了  
为今天的劳碌打个盹儿  
为明天的奔波撒股劲儿  
鸟与树相依为命

地为人  
人为地  
地球是人的树  
做一片小叶  
静住枝丫的安详

## 心中的秦岭

■ 王商君

一直就这么执着地挺着胸膛  
昂首在北方  
你张扬的脉管里律动着秦人的粗犷  
用雄性的椎体挺起民族的脊梁

一直就这么朴实地屹立在  
神州的版图中央  
你宽广的肩膀  
总在担负着一个民族梦想  
一肩 挑起黄河  
一肩 挑起长江

而你的儿女们  
则散居在你的周围  
一半 叫作北方  
一半 叫作南方

## 蜂泉山的遐想

■ 王晨阳

打翻了调色板  
我是一片鹅黄  
随着山风轻舞  
在绿浪里回旋跌宕

融化了棉花云  
蓝天洗过的山梁  
我是一枝白鹇  
洒落珍珠宝石  
漫山遍野盛满皎洁光芒

山离天很近  
顶峰藏着月光  
我是一粒尘埃  
在残旧的古刹落定  
被檐角的神兽  
吞没了一千年时光  
而堂外的瓦当  
禁锢了  
尘世的遐想



西秦诗苑

## 关中平原城市群 实力作家联展



咸阳

## 品春

◎ 董信义



冬的手尚没有松开，土地已经开始松动。门前的柳树发出了新芽，一种湿气在心头浮动，热乎乎的快乐瞬间降临，莫非时令在自己的操控中找到了出口，春似乎匆匆而来。

最早来的是山底飘香的杏花，可谓“玉人半醉晕丰肌，何待武陵花下迷”。在山底村，不由得记起唐朝一位叫吴融的诗人的诗句，“春物竞相妒，杏花应最娇”。山底杏花，如蝶而舞，粉白一片天空，醉了花下的生命。也是这个时节，我和朋友马可非去了九嵎山下的山底村，去时带着无人机进行了航拍。而航拍的时候，透过可视窗，我看到千树竞舞，杏花如雪，在黄土沟道演绎着春的律动和春的步伐。无论屋前屋后、山下山上，杏树以顽强的生命释放着对这个季节最深的爱。那瓣瓣杏花，包裹着一丝

绯红，在无意间打开了她思春望春的心，春在她的原生状态中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而站在杏树下的我和马可非，都发出了天气灵秀、人工难及的感叹。同时，在杏花的馨香中闻到了春的另一味道，那就是在意不在意，她都在。想看不想看，她都要洒脱地怒放。

第二天清晨醒来，忽然听到“雨打梨花深闭门，忘了青春，误了青春”的诗句，知道梨花在自己的日子开始灵动了。这使我想到了辛弃疾“梦回人远许多愁，只在梨花风雨处”的伤愁。也到了岑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欢畅和喜悦。春天，在李白“梨花千树雪，杨柳万条烟”的动感中，和我们并肩行走。马可非是一个很有艺术灵性的人，他穿行在梨花树下，寻找梨花开与谢发出的生命气息，感受和品味春色如风、匆匆即逝的春之幻境，体会活着与死去同样烂漫的过程。于我，却在品味春雨梨花飞落时人生迅忽、了知耕耘的期望，渴望“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人生之曲婉转在月夜黎明，使春在孕育和嬗变中给予生命更多的活力。

在春天，杏花摇荡着春的铃铛，梨花飘洒着自己的意趣，桃花粉红了人面和诗意，油菜花以金色装点着岁月的锦缎。大地上的各色野花睁开了天地的眼睛，就是苹果花、梨花也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昭示着春的兴旺和繁荣。

品春天，自然想到一些先贤大师的诗句。曾经到过中国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在他的《飞鸟集》里写过一首《春天的梦》，最后发出了“我呀回到你的怀中”的感叹，可见，对春是何等渴望。英国诗人雪莱最有名的一句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洋溢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虽然不是写春，对春的渴望又何尝不在他的文字里滚动。德国诗人歌德喜欢爱情、喜欢春天，把春与爱糅合在一起，给春无限张力。他在《整年的春天》里写道：“一切草木都欣欣向荣，总之，春天在积极活动。”而我国现代文学名家朱自清在他的《匆匆》中发出“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这是春的另一番品读。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写过《又是一年春草绿》，文中对于春与生命、春与爱情、春与存在、春与万物等都有自己独具个性的品读和解释，使春的意象更为丰满。

春是天地之精灵，是先贤大师笔下的慧眼。对于我们，看着冰河解冻，大地万物萌生，只有春色弥漫的风景；而蕴含在春的背后，花的影下的一切，我们是迷茫的。有时也想弄明白、看清楚，但天地玄幻、万物繁茂，外在的一切遮住了我们的俗眼，我们只能在春的怀抱中感同身受。

马可非说，春已揉碎，秋就熟了。我笑了，拥有春色，四野芳香。马可非也笑了，赏春不如品春。我一想，是啊，赏观其外，品在其中。个人命运遭际不同，赏

与品滋味不一啊。

带着这种心境，我们走在春色中。我忽然发现，自己也是一棵逢春发芽的树，在大地深处扎根，长在任何一处黄土地上，都有自己独有的个性和色彩。春赋予万物无限能量，给了天地一新的气象。生命就在这种状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是花就要芬芳飘香，是草就要绿了原野荒滩，是窗户就要接纳曙光黎明，是大路就要笔直永恒。那么，我们的心呢？我们的眼睛呢？我们的手足呢？该透亮就要灯火长明，该远望就要高瞻远瞩，该抓住的就不要放手，该超越的就要大步向前。

品读春天，何尝不是在品读自己。

抛弃陈腐和守旧，迎接崭新和新潮。把春天传递给我们的韵味体会到，把春天种在我们心中的希望都放飞。给自己一段金色的岁月，给人生华彩和美丽。这才是春的意味、春的昭示。

马可非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沉默在春色醉人的田野，远望而思，如树抖擞。

董信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协纪实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人民银行西安作协主席，咸阳散文学会会长，咸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现代学院名誉教授，咸阳师范学院客座教授。出版长篇小说《裂陷——村官的2015》《落凤山》、散文集《触摸灵魂的瞬间》、诗集《回流》等10部。